

黄薇

从投票理论辨析英国脱欧公投

投票是一种集结个体偏好以形成群体偏好的社会选择方式。全民公投通常被认为是直接民主的主要形式，源于古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全民公投涉及的事务类型主要包括：选举公投、法律公投、政策公投、领土公投、国际问题公投和统独公投。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该公投采取了简单多数的获胜原则。当天的投票率约为72%。在参与投票的公民中，51.9%的选民支持脱离欧盟。类似的公投在英国历史上还有一次。1975年6月5日英国也举行过全民公投以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共体。不过，当时有67%的参选选民支持留在欧共体。相比选择留下，脱离欧盟不仅政治意义重大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制度性变动。这一决定不仅对英国和欧盟有着重要影响，同样也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1. 公投是否在推卸责任

将投票固化为实现民主的合法形式大致可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对于投票的价值取向就存在着分歧。直到今天，在投票问题上基于个人价值取向的分歧依然存在。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民主的正义观念指的是数量上的平等，而非基于个人能力的平等。换言之，多数参与者的决定才是正义的。在这种体制下，穷人会因其人数优势而拥有更多的主权权力。不过，如果公民素质不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强调多数参与容易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其最严重的后果如族群清洗。另一种民主

思路则更强调决定结果合理性的民主。例如，柏拉图认为以政治平等和自由为标志的民主是民主治理悲剧的来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船的隐喻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思想。他认为真正的航海家应该是具备必要技术和能力的少数人。水手们（即广大民众）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进行判断，还会带着冲动、情绪和偏见来处理事务。因此，如果让水手（即民众）来指挥船的行驶将带来一场悲剧。在讨论脱欧的影响之外，很多专家撰文指出英国的公投实际是英国政客推卸责任之举。显然这类专家更认同柏拉图的精英政治，而非亚里斯多德的多数正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判断这两种理论谁对谁错。与生俱来的特质、生活环境的熏陶、经历习得的知识形成了每个个体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认知体系。而这些差异将导致人们对于这类根植于价值观念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结论。

2. 公投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此外，亦有学者撰文批评投票程序的公允性。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撰文指出，6月23日英国脱欧的公投条件低的出奇，这次公投并非民主而是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其理由是如果将投票率考虑在内，则脱欧的最终决定实际仅仅只是37%英国选民的意愿体现。这种意见听上去十分合理。

就投票程序本身而言，全民公投赋予选民两类选择的自由。首先是参与投票的自由，其次是投票选择的自由。换言之，英国脱欧公决中投票率偏低的问题应被视为选民的自愿选择。对于有着强烈选择意愿的选民，通常不会放弃其投票权力。而那些对于投票结果无所谓的选民，则有可能放弃投票。偏低的投票率说明选民体现出与政治无关的疏离感或失望情绪。这一结果也暗示了统治美国和欧洲的精英们已经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受到媒体宰控的政治变得日益肤浅和平庸。

对两个备选项目的投票采取“简单多数”的获胜规则，通常被认为是合理的。从投票理论的角度，英国政府在此次脱欧公投的投票程序设计中并不存在重大缺陷。当然，也并不能就此认为英国政府在脱欧公投事件上就完全没有不足。事实上，如果取胜的多数因受不正确的信息所诱导，的确可能导致多数人的决策是错误的。不过，事先给选民提供无偏的信息和适度的宣传是两个颇高的要求。在现今的民主社会并没有妥善的处理方式真正解决过这

一难题。

英国政府在脱欧公投投票决策合理性方面并不存在较大问题。就英国脱欧这一事件而言，如果想要追求更多的合理，则需以其他损失作为代价。极端地，若以帕累托标准作为合理的追求，则英国脱欧将只能采取全体同意的方式。而达成这一目标的困难意味着英国必须维持现状。目标的合理并不会自动带来结果的合理。如果英国政府采取这一说法，尽管英国脱欧无望，但一样会引致脱欧派人士的穷追猛打。总之，投票决策方案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优劣。价值观的差异、人类言行的模糊性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背离，没有哪种投票程序能够真正完全地体现民意，更不用指望其结果的明智程度。毕竟“承认人类的不完美是一回事，无情地利用它来作为社会政策的替代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托尼·朱特）。

投票理论发展到 80 年代后期，研究者已经逐步发觉并不存在完美的投票规则或投票解决方案。特别是，当待决策的选项是三个或以上时，那些看似公正合理的投票方法更难实现完全的公正合理，如孔多赛悖论、阿罗悖论。如果考虑投票的个体心理差异，投票在反映真实意愿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美籍土耳其裔经济学家迪摩尔·库兰（Timur Kuran）的书《私下吐真言，公开说谎话》（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指出偏好伪装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大多数人在公共场合是要“装”一下的。那些摇摆票的选民在投票时更容易受到周遭情绪的影响，而非完全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

肯尼斯·罗格夫的评论文章参见：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rexit-democratic-failure-for-uk-by-kenneth-rogoff-2016-06>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所有，未经本中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我们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联系邮箱：haobo.jin@hotmail.com

